

# 摩西五经

第一课

## 摩西五经引论 教牧访谈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视频, 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 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 2014 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为着盈利的目的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 关于 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实现

####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我们的目标是为全球成千上万缺乏足够事奉训练的牧者和教会领袖，提供免费的基督教教育。我们透过制作和全球发行一整套高品质、多媒体、多语种（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神学院教程。我们的教程也透过我们的事工伙伴正在被翻译成另外十几种的其他语言。此教程包括图画展现的视频，印刷文本和网络资源。整个教程设计可供院校、小组和个人在线上或线下的学习共同体使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高性价比的制作方式，制成极高品质、获奖的多媒体课程。我们作者和编辑团队都是受过神学装备的教育者，我们的翻译团队是神学敏锐的相关语言上的本土人士。同时，我们的课程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备受尊重的神学院教授及牧师的真知灼见。此外，借助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影像制作家，插图画家和制片者持守着最高的制作标准。

为了完成我们的分发目标，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已经与众教会、神学院校，圣经学校，宣教士，基督教广播公司和卫星电视，及其他组织，形成策略事工伙伴。透过这种协作关系将无数的视频课程传递到本土的教会领袖，牧者和神学生的手中。我们的网站也作为有效的分发渠道，并提供其他补充我们教程的材料，包括指导如何启动你自己的学习共同体。

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是具备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 501(c)(3) 的机构。我们依赖于来自教会，基金会，商业和个人的慷慨、免税的财务支持。有关于我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thirdmill.org](http://www.thirdmill.org)。

# 目录

问题 1: 为什么对福音派人士来说, 熟悉读摩西五经的批判学进路是重要的? .....	1
问题 2: 各种解释摩西五经的批判学方法有什么价值吗? .....	3
问题 3: 批判学的学术研究常常认定古代宗教地位较低, 进化程度较低。福音派应 如何评价这种批判学思维方式? .....	3
问题 4: 你如何解释摩西五经中上帝名称的变化? .....	5
问题 5: 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导说, 摩西五经存在着彼此矛盾的神学观点? .....	7
问题 6: 为什么相信超自然事件, 这对正确理解圣经来说如此重要? .....	9
问题 7: 我们为什么要把摩西五经当作来自摩西的年代加以解读? .....	10
问题 8: 摩西写创世记的时候, 他有哪些原始资料? .....	12
问题 9: 摩西是否使用任何书面文件, 当作五经内容的资料来源? .....	13
问题 10: 摩西五经反映了一种比摩西时代晚得多的希伯来文形式, 我们是否应对 此感到不安? .....	14

# 摩西五经

## 第一课：摩西五经引论

### 教牧访谈

#### 访谈嘉宾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罗伯特·奇颂模博士 Robert B. Chisholm, Jr.  
唐·科利特博士 Don Collett  
托马斯·爱格教授 Thomas Egger  
迈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赛普恩·顾琪恩达博士 Cyprian K. Guchienda  
哥顿·约翰逊博士 Gordon H. Johnston  
卡罗·卡明斯基博士 Carol Kaminski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大卫·蓝穆博士 David T. Lamb  
艾丽卡·摩尔博士 Erika Moore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布莱恩·罗素博士 Brian D. Russell  
道格拉斯·斯图亚特博士 Douglas Stuart  
大卫·塔磊博士 David Talley  
迈克尔·瓦尔科尔博士 Michael Walker  
莱瑞·沃特斯博士 Larry J. Waters

#### 问题 1:

### 为什么对福音派人士来说，熟悉读摩西五经的批判学进路是重要的？

#### 大卫·蓝穆博士 David T. Lamb

对福音派来说，重要的就是要熟悉读圣经的批判学进路，——特别对摩西五经来说——因为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摩西五经的内容，对于任何传讲和教导圣经这一部分的福音派人士来说，你想要读摩西五经的注释书，你想要读关于它的文献，二级文献，如果你不熟悉批判学进路，就不太会明白所读的内容。这有点像学习一门语言。比方说，你想去西班牙。你喜欢西班牙，你想去那里旅行，但你根本不懂西班牙语。如果你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去到西班牙，你就会举步维艰。这有点像一个努力研究摩西五经的福音派人士，当你开始熟悉批判性研究的说法时，你就会更明白，你对摩西五经就会有更深体会，你不一定总是认同读到的内容，但你会从更多的人那里学到一些事情。我认为对福音派来说，读那些我们并不总是赞同之人的著作，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事情。

#### 哥顿·约翰逊博士 Gordon H. Johnston

对福音派来说，熟悉研究摩西五经的批判学进路，这很重要，因为你读圣经注释，你阅读文献的时候，就会接触到批判学进路。你需要了解一些说法的背景，这样你就能知道当中的预设和方法论。有时，一些解释圣经的人，或者牧师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方面批判学进路的背景，就会盲目接受一种批判学的进路，最终可能会拆毁他们听众，或者他们自己的信心……在这方面，申命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申命记好几次告诉我们，摩西讲了具体这段话，然后看完书中一段讲话之后，我们得知，摩西接着把所讲的话，或这妥拉，这指示交给了祭司。然后祭司接过这书面讲话，申命记多次告

诉我们，祭司把它存放在约柜里，或放在约柜旁，然后摩西指示他们，以色列人每七年要来，他们要把它取出来，然后向国民宣读。因此，这卷书本身告诉我们，在保存文本的过程中，摩西讲了一系列讲道，他写的，口头讲的，然后把这些文本交给保存它们的祭司。因此看起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说的申命记，最初是由摩西交给祭司的几份不同文学作品组成，然后在某一个时候，也许是由这些祭司，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人，把摩西写的这些讲道组合起来，传下来，把它们组合起来，这样就给了我们申命记。现在，在这卷书的开头，1章1-5节，我们看到有这叙述：“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而在这卷书的结尾，我们看到讲摩西之死的第三人称叙述。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这卷书的结尾。因为它告诉我们，摩西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写下了这律法——当然，摩西并没有过约旦河——这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人的手笔。然后，这第三人称叙述成为贯穿全书的桥梁，将一段讲话与另一段讲话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我们看到写作的过程，有人在某个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谁，是在什么时候——有人取了摩西给祭司的这些材料，然后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卷书。

### 卡罗·卡明斯基博士 Carol Kaminski

我认为，有几种研究摩西五经的批判学进路，其实是破坏基督教信仰的。我认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是谁。传统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认为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有一些部分，特别是告知读者他死的那部分，并不是他写的，但总的来说，摩西在主前十五世纪左右就写了摩西五经。批评学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他们破坏了摩西的作者身份，把摩西五经一些部分的写作年代从主前十世纪一路定到主前五、六世纪，所以，这意味着那些改变日期和破坏摩西作者身份的人，把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定位在事件本身发生至少四百年之后，但甚至还会延后达八、九百年之后。因此，事件本身和它们记下来的时间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间隔。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有一些作者，这些假想的作者，他们实际上没有真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根据所使用的上帝的名字。因此，我认为它破坏了圣经经文的权威。我认为它对圣经文本的整个传递过程也提出了质疑。批判学学术研究对圣经文本提出质疑的另一个领域，也是与古近东材料，特别是创世记前几章有关，我们在圣经记载的洪水故事之外还看到其他材料——这些是人已经发现的奇妙文本，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等——但一些学者说，“嗯，所以这意味着，旧约圣经并不是如此可靠，因为它们只是从古代世界借回来的。”而我认为，我们这些福音派人士，并不需要害怕这些古近东材料；它们非常丰富，而且确实与圣经材料有对应之处——一个例子就是大洪水——因为它似乎强调有一场洪水，而其他文化实际上是在为这作见证。即使我们在古近东材料中看到有和摩西五经对应的地方，这也提醒我们，上帝是使用当时的文化与人交流，他没有使用我们的文化，或我们现在的什么别的事情，没有使用这些事情。他使用的是当时的文化。因此，我认为使用古近东材料的方法，是看圣经的主题和上帝传达的内容，它们是如何使用，有时是如何形成对比。一个例子就是在洪水的故事中，

上帝说他带来洪水的原因，是人类的罪恶，而在古近东美索不达米亚文本中，则是人口过度繁殖。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些事情。我认为对此我们无需害怕。但我们也需要回到上帝话语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并保持在摩西是五经作者的传统，以及教会坚持这一点的悠久历史范围之内。那么，当耶稣说“摩西律法”或“摩西说”的时候，也肯定他的话其实是符合基督教传统的历史。

## 问题 2:

### 各种解释摩西五经的批判学方法有什么价值吗？

#### 唐·科利特博士 Don Collett

批判学的工具通常试图打开圣经的历史维度，它们是不同的方法……是用不同的方法揭示圣经的历史维度。圣经的历史维度，不仅对批判学思想家，而且对福音派人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其实归根到底是要明白正确和错误使用这些工具，两者有什么区别。其实问题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和工具的使用相关的神学假设和世界观。因此，我想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进路，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正确和错误使用历史方法和历史工具有什么分别。

#### 罗伯特·奇颂模博士 Robert B. Chisholm, Jr.

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许多结论，但我发现研究批判学学术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为我揭示了问题。如果我在读一位来源批判学学者的著作，而他论证说两段经文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那么，这对我就是一个挑战。由于我对圣经的前设，我认为它们并不矛盾。可能存在着一种张力，但我需要解释这些经文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觉得这很有帮助。它会揭示出如果我使用典型的福音派、保守的、“让我们相信圣经所说一切”的这种方法，可能会错过的一些议题。

## 问题 3:

### 批判学的学术研究常常认定古代宗教地位较低，进化程度较低。福音派应如何评价这种批判学思维方式？

#### 大卫·塔磊博士 David Talley

我们看对摩西五经的批判学进路时，它们往往会用这样的结论：宗教开始时是低级、进化程度不高的形式，然后成熟，或者进化到我们可能读到的关于祭司、不同的洗礼、献祭、圣殿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高级理解。作为福音派人士，我们需要面对这问题的进路，就是认识到他们的底线推理就是世界上没有上帝；因此，他们没有“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观念。没有上帝从西奈山上说：“这是我要你们追求信仰的方式，因为你们与我是有立约关系的。”没有上帝为他们规定了所有这些事情。现在，我们都需要知道，献祭有某种发

展，有不同形式的宗教仪式在岁月里一直在发展。这一切起源于哪里，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可能是在创世记第三章，那时上帝拿走了他们用来当衣服穿的无花果叶子，给了他们动物的皮。这可能是第一次献祭。献祭可能是从那里发展而来。该隐和亚伯向耶和華献上祭物。我们看到挪亚离开方舟的时候献上燔祭。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但上帝在这一过程中设立了一些事情，人在敬拜中对此作出了回应。但是他们到达西奈山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列出了这一切。他正是在所有其他宗教习俗的背景下，做出这样的启示。许多不同的民族都在进行宗教活动，但上帝把话说清楚了：“你们应当这样敬拜我。”

###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那种认为古代宗教信仰反映了较低进化方式的观点，基本上是民族为中心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它来自于一个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年代，这些事情在很多其他方面都可以找到踪影。你实际上会读到提出这些想法的人的书；这对其他民族是非常侮辱的。

### 艾丽卡·摩尔博士 Erika Moore

你知道，有一种批判学心态，认为所有古代宗教形式都是一种低级、不合格的宗教形式，然后演变成高级形式。我认为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根本就是在削弱圣经的见证，而且还吸收了一般的发展进化论模式，甚至是黑格尔式的，从一个论点和一个反论点产生的综合。这完全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已经进入了时间和空间，来使用一个民族，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向其余的世人宣教的人。如果我们接受并相信批判学思维……如果我们认为以色列对耶和華的宗教认识是经过多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摩西五经看到的，只不过就是被掳的人或被掳之后的人的自我反思，所发生的事情，是耶和華最终成为一种文本本体，一种纸上的事情。所以，接纳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从文本出发，理解它的内容。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你想研究星星的时候，你要使用正确的设备；你要使用望远镜。你想研究微生物时，你要用显微镜。我们研究圣经时，必须根据它本质的完整性来研究事情。所以，我们来——我们这一群有信心的人——我们来，我们凭着信心研究圣经，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他已经进入时间和历史；他在圣经文本的早期就启示了他自己是耶和華。

### 唐·科利特博士 Don Collett

福音派人士应该用旧约圣经来评价古代宗教信仰是较低形式宗教这种观点。当基督教会决定为耶稣做见证时，它的第一个见证就是旧约圣经。所以，影响我们对正典理解的方法，是通过旧约圣经而来。以色列是一个古老的宗教群体，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较低宗教形式，我们在理解它与基督教的关系时就会遇到真正的难题。难道旧约圣经只是一种较低的宗教形式，新约圣经出现时，它就算是被放弃了？我认为这些认定更多是在告诉我们现代人的历史观，而不是圣经本身的自我呈现。圣经是从上帝的角度说话的，而上帝是在永恒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在说话。因此，认为旧约圣经是一种较低形式的宗

教信仰，或以色列表明的信仰，以色列的信仰代表的是一种较低形式的宗教信仰，这是根本不是来自圣经的自我见证，而是来自圣经文本之外的假设，与理解我们现在与过去关系的现代性的思潮有关。

####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我们来看旧约宗教时，现在非常非常普遍的观点就是，旧约宗教只是古代世界众多宗教的其中一种而已，所有这些宗教都是某种低级别的事情，不是高度发达。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都非常发达。这些观念并不是那些不能很好思考问题的原始人的观念。它们是那些刻意选择这些思维方式之人的观念。圣经与这些相对立，不是因为它一定是更高度发达，而是因为它是启示性宗教的结果，而不是基于猜测性的宗教，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这些宗教不是非常高度发达。事实上，它们非常高度发达。

### 问题 4:

#### 你如何解释摩西五经中上帝名称的变化？

#### 托马斯·爱格教授 Thomas Egger

旧约读者对旧约为什么用不同名字称呼上帝有不同解释。我的意思是，旧约称他为“耶和華”，称他为“以羅欣”，意思就是上帝；称他为“以利”，那是上帝的另一种说法。在过去几百年里，历史批判学学者特别关注这些不同的名字，以此来拼凑出他们推测的不同来源，不同的源文件，他们认为这些是被带进了摩西五经……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然的解释，在叙述过程中，人用不同名字称呼上帝，这是完全合理，就像我们今天用不同名字来称呼上帝一样。我们称他为主、父、上帝、耶稣、雅威、耶和華。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某段经文用一个名字，而另一段经文却用另一个名字称他？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认为雅威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种不同的口音，与叙事中的以罗欣或以利这个名字不同，雅威这名字是上帝熟悉的圣约名字，表明是他是成就对他子民应许的那一位。这是在上下文中使用的上帝亲密的名字，特别是在表明他是与以色列立约的上帝的前提下；而以罗欣，神，是一个更宇宙性的名字，一个更超越的名字。它描绘了上帝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威严统治。我认为这种区别，这种解释可能对人有帮助，而且在某些地方似乎也适用。但我也认为，记住上帝的这些不同名字是不同种类的词，它们不仅仅是对上帝的等同称呼，而是其中一个位格化的名字，这对人会有帮助。雅威是一个名字，就像我的名字叫汤姆。上帝的名，他位格化的名字，是雅威。以罗欣这名字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称号。它的意思是“上帝”，指向他的神性，以利这个名字也是如此。因此，按旧约圣经的使用，有些时候使用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这会比较合适。例如，如果我想说“你的上帝”，我不会用形容词“你的”和雅威这个词用在一起。我们不会说“你的雅威”。我们会说“你的上帝”……在希伯来文中，他们使用形容词时，喜欢使用以利这个上帝的名字，所以如果你说，



“一位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你会使用“以利”，而不是“以罗欣”或“雅威”。所以，是有一些语法规则制约着这些名称的使用。

### 大卫·蓝穆博士 David T. Lamb

摩西五经用了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雅威，上帝的位格化名字；上帝，在希伯来文中是以罗欣；阿多乃，通常翻译为“主”。我们在摩西五经遇到这些上帝的称呼时，有时会有一点混乱，但我习惯想到的是，我谈到我的妻子时，往往经常会叫她香农，或者有时叫珊，或者我实际上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名字。我和儿子说话时，我会说“你们妈妈”……但是，很多情况是取决于上下文，就我的妻子香农而言，她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对她有很多称呼，同样，在摩西五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上帝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我认为，因为这种广泛不同的称呼，我们就能了解他们关系的深度，或者他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因此，是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谈论，这可能会有点混乱，但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上帝和雅威之间，这两个名称有一种特殊关系。

###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多年来，旧约圣经学者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摩西五经上帝称呼的变化。事实上，一些最早的批评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有一份文件使用一个名称，另一份文件使用了另一个名称，而这些名称现在已经算是剪切粘贴在一起了。我认为今天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尽管仍然有人会说，这反映了存在着不同的人群或类似的事情。但是，我认为，真正的情况，就是对上帝有一种更普遍的称呼，就是希伯来文的“以罗欣”……它几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上帝”。另一方面，雅威，这个词在我们的圣经译本中经常译为“主”，这是上帝的位格化名字……因此，看这两个名字如何互动，这会很有意思，如果你想很简单地把上帝说成是神圣，是存在着的一切背后的那一位，你可能要用以罗欣。如果你想说的是作为立约的上帝、伟大的创造主，已经与你个人关系的上帝，你就会称他为雅威。看到这些转变，真是很有意思。在创世记 22 章，献以撒为祭的故事，在亚伯拉罕举刀准备杀他儿子之前，经文一直都用的是以罗欣，然后是雅威的天使对他说话，而故事的余下部分用的都是雅威。我认为这并不是两份不同的古代文献。所改变的是我们在表述上帝是谁和他的作为时候的说法而已。

### 卡罗·卡明斯基博士 Carol Kaminski

摩西五经用几个不同的称呼来指上帝。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观察上帝品格的一种奇妙而内容丰富的办法。有时某人用一个名字称呼上帝，这名字与他的特征有关。例如，我们有 El Roi 这样的上帝的名字，“看顾人的上帝”。因此，这里使用了“以利”这个用来指上帝的术语，然后它表明了关于上帝的一些其他特征，就是他是一位看见的上帝，或者我们可能看到有 El Shaddai 等的说法，“全能的上帝”。因此用法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上帝两个最重要的名字是以罗欣，在创世记第一章用到，然后是雅威，这是上帝的位格化名字，或者我

们所说的第二章使用的四个字母的神名。因此，在创世记第一章，你看到以罗欣这个名字，这是古代世界对上帝的常见称呼。它也是一个复数，有一个复数结尾，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位神，因为创世记第一章的全部动词都是单数形式。因此，“上帝说”，这是单数，所以一些学者认为，用复数结尾指代上帝，这是一种尊称。但是以罗欣这词，创世记第一章是从创造世界开始，所以在第一章有这种宇宙观。因此，你看到对上帝的这通用说法。但有趣的是，创世记2章4节说耶和華上帝是创造的上帝。那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创世记第二章和第三章使用的是“雅威”一词，上帝的这名，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字神名，当上帝来到摩西面前……你知道情形，摩西说，“我怎么说，来找我的谁呢？”上帝说，“我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在这里，“我是”是“是”这一个动词的一种形式，就是“我将要是”或“我现在是”。出埃及记32-34章重拾了这说法。这里就是我想强调的上帝的名字：在出埃及记32-34章，这其实是上帝启示他名字的地方。它的背景是有以色列人，当摩西在山上接受上帝的律法时，而以色列人造了一个偶像，为此上帝要毁灭他们，因为他们刚刚违背了圣约，不服从上帝的诫命。于是摩西为他们求情，然后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向你表明……让我所有的良善在你面前经过。”他在出埃及记34章6节宣告上帝的名字。这其实就是旧约神学的核心，上帝的名字，他说耶和華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当中的意思是，雅威这名字和他名字的特点，就是他有恩典有怜悯。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贯穿旧约圣经表明的上帝的特征。尼希米记9章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想想出埃及记32-34章中上帝的品格。设想这里有摩西，他正在写创世记2-3章，所以当上帝来到亚当身边，特别是在创世记第3章，讲人堕落的地方，来的是耶和華上帝，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你是知道堕落的故事的，他们吃了那果子，他们违背了命令，但上帝施恩，并没有毁灭他们。因此，创世记第3章的重点是耶和華上帝，我认为这是为了强调他的恩典和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蛇并没有使用雅威以罗欣这名字，它只使用了以罗欣。因此，你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叙述中也存在着对比，它们有神学意义，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名字，雅威，雅威以罗欣。

## 问题 5:

**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导说，摩西五经存在着彼此矛盾的神学观点？**

**唐·科利特博士 Don Collett**

人读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的时候，其多样性让人感到困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多样性放在圣经处境化处理这种多样性的神学参照框架中，加以处境化理解。让我更具体讲一讲。他们没有把这解读为在新旧两约中说话的一位上帝的启示或披露。实际上，多样性起源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内在生活。圣经揭示的，是上帝的存在，其内容十分丰富。因此，没有一种声音能完全说明这种丰富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旧约圣经中有各种不同神学观点和多

样性的原因。这只是见证了圣经谈论的现实，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多么丰富。因此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这种背景下读圣经，所以他们最终会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堆相互冲突的神学观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用不同视角看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现实汇集，这现实，我们称之为在基督里说话的三一上帝。

###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摩西五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对神学或上帝或信仰真理的一种同质化观点。它以一种不打折扣的形式呈现了各种真理。我一直很喜欢切斯特顿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圣经没有粉彩，它们都是纯色，由每一代人以适合那一代人的方式调色。这就是你在摩西五经中看到的内容。你看到有关于上帝绝对超越性的强调声明，你也有关于他的临在性、他与人接近的强调声明。那么在一种真正的意义上，正如切斯特顿所说，这正是在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情形当中，我们都可以用不同方式与这些真理产生共鸣的原因。但归根结底，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这不是说，好吧，在一个地方你看到有一位上帝，而在其他地方有很多个上帝。根本不是这样。他是那独一上帝，自始至终是那一位雅威，但有时以不同的方面呈现，有时人会抓住这些差异。他们会论证说：“好吧，如果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它应该都是同样的，难道不是吗？”嗯，上帝不是这样默示圣经的。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与不同的人建立关系，并按照他们要听他说话的需要，向他们介绍自己。

### **艾丽卡·摩尔博士 Erika Moore**

你知道的，有些人会论证说，摩西五经存在着矛盾的神学观点。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真的小心才行。我认为许多接受这种观点的人都接受过历史批判学方法的训练，要看清来源。但圣经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像研究古生物学那样研究圣经，试图挖掘出文本来源；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去阅读按现状呈现的文本。因此，我认为那些重视圣经和低看圣经的人之间的很多分歧，都与预设有关。因此，一个低看圣经的人，如果接受了历史批判学的模式，就会说：“嗯，有创世记 1 章，还有创世记 2 章，那这就是对第二次创造的记载，看看这些矛盾。”好吧，我说：“不要那么快得出结论好不好。”希伯来文叙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首先概括地陈述一些事，然后再解开一些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创世记 1 章看到的，是一般性地陈述创造，而在 2 章，我们看到的是长焦距，可以说，我们有更多时间用来看亚当的受造。因此，当我们看到 2 章，它只是在解释 1 章的一个特定部分，当中不存在矛盾之处。它的重点是强调人类受造。那些主张摩西五经有不同神学观点、矛盾的神学观点的人，他们举出另一个重要例子，会说：“申命记 12 章主张集中敬拜，但我们却看到百姓在任何地方的任何祭坛上敬拜。”好吧，上下文为王。申命记 12 章……摩西在申命记一直在重申什么？“你们到了那地的时候……”“你们到了那地的时候……”意思是，摩西不会和百姓一起进入那地，他在为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做准备。他们进入那地时，在某个时候他们要集中敬拜。这与以色列人在进入那地，成为在雅威面前的约民之前列祖的做法并不矛盾。

**迈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有时人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摩西五经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神学观点，当中的原因很有意思。人有这种流行看法的最大原因，可能就是带着现代的期望来读经文的缘故。因此，我们是带着精准的期望来读，也许，旧约圣经作者并没有“满足”，坦率来说，连现代历史学家也没有满足这种期望。旧约圣经是一部神学史，不是一部科学史，尽管在它讲到历史的地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承认它是基本真实。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现代的那种科学思维方式，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强加在任何文学作品之上时，我们会感到矛盾。因此，我们需要按照文学作品本身的处境来读，那些感觉到的矛盾往往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们带着同情心，而不是用现代人的狂傲自大来读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人可能觉得有神学矛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固有的复杂问题；主题是上帝。上帝不是一个简单、单细胞的有机体。因为上帝本质上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期望圣经会反映出一种关于上帝的内在复杂性。因此，信息有一个统一性，就像上帝为一，但信息也有一种多样性，因为上帝既为一也为多，他是三一的上帝。而圣经，作为上帝是谁的反映，也反映了这些层面。

**问题 6:****为什么相信超自然事件，这对正确理解圣经来说如此重要？****莱瑞·沃特斯博士 Larry J. Waters**

相信圣经中的超自然事件，这非常重要…… 单单在创世记，我们就看到有六天创造，大洪水。接着我们看到出埃及这件事本身，我们看到出埃及之前的十灾；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年，在旷野四十年，人没有穿破鞋子，有食物供应，有水供应。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神迹的作为促成的。因此，如果你从圣经中删掉神迹，你基本上就是在删除上帝，如果不是删除，至少是把他做最小化处理，变成某处的一位神。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接受神迹，就会对上帝究竟是谁，圣经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有一种更清楚的看法，一种更清楚的概念…… 这在摩西五经中许多列祖由上帝护理的生活中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要接受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语，我们就必须接受神迹。

**迈克尔·瓦尔科尔博士 Michael Walker**

相信超自然事件，对于正确理解圣经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圣经实际上是一位超自然的上帝在历史当中行事，他对未来作出应许的故事，这些应许预兆出，他要在将来的这世界超自然地干预活动和进行参与。这就是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本质。这呼吁我们相信上帝这种持续、超自然的同在，真正明白上帝子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人身为人的意义，这些本身就是超自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超自然的事情，那么圣经的故事就会离我们十万八千里。我们就无法进入那故事，进入圣经描述的那世界，也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这真实世界。因

此，我们需要相信超自然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接受圣经的教导和圣经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找到了它的意义和目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相信福音的应许，这些应许预示着上帝在将来超自然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凭信心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圣经的要求，活着顺服福音。这就是我们要相信超自然事情的重要原因。

###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在我看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正确理解圣经，我们就必须认识圣经中的上帝，而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拥有一切能力。他是一位能够知道和预言将来的上帝。因此，如果我们来读圣经，宣称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神迹，或任何超自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在读一本圣经，是一本配不上默示它的上帝的圣经。因此，上帝在圣经中设置了这些神迹，证明他是上帝，全人类最终都要对他交账。因此，当我们通读圣经，甚至到了讲审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上帝是可以在他选择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旨意的上帝，我们其实就是无法按理当那样理解和欣赏圣经。他是一位行神迹的上帝。圣经也是一本神迹的圣经。

### **道格拉斯·斯图亚特博士 Douglas Stuart**

超自然的事件在圣经随处可见，因为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来自一位超自然的上帝。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基督徒和圣经学者 C. S. 路易斯，他在其他很多领域其实也是很聪明的人，他说你真的不能像阅读其他文学作品那样读圣经，因为他说，圣经是如此全然圣洁，如此神圣，如此充满上帝的真理。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的很大一部分，他要我们认识他是谁的很大一部分，他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什么，他能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家庭、一个大陆做什么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超自然的。限制我们的事情，不能限制上帝。我们是自然的，我们是人……容易灰心；我们容易生病；我们容易被边缘化，但上帝有大能，他想展示大能的时候，就能展示。在圣经中，他多次展示这大能，超自然的事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在与谁打交道。我们是在与天，而不仅仅是与地打交道，上帝的能力甚至大到足以战胜那些经常困扰我们的执政的、掌权的灵界势力的地步。因此，圣经记载了这些故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它们意义重大，不容忽视。我们应接受和欣赏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谁。这是谁的话语？如果他需要，我们也需要，他能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 **问题 7:**

### **我们为什么要把摩西五经当作来自摩西的年代加以解读？**

###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现在很多人会说，摩西五经与摩西关系不大，是在比他时代晚很多的时候才写的。我认为这种立场的问题是，摩西五经不是这样说的。摩西五经非常清楚告

诉我们，摩西写了书中某些部分，特别是圣约的部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圣约是要写下来的。所以，当摩西五经说，摩西写了这圣经，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样，当我们来到申命记的结尾，我们得知摩西写了这整部律法——我想这是特别指申命记——从头到尾都是。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圣经没有坚持说摩西负责写下了摩西五经，我们就可以有自由朝不同方向理解。但圣经本身要求我们这样相信。现在，关于创世记的问题，我们没有得知创世记是摩西写的，但我认为按照摩西五经的脉络，认为他们在西奈山写下约书，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立约的上帝是谁？他是列祖的上帝，正如雅威在燃烧的荆棘告诉摩西那样，所以，嗯，我们真的应该记录所有这些其他传统，有些是口头的，有些是书面的，以前存在过的，把它们记录在一起。那么……摩西负责写下了创世记吗？我认为所有的证据都说，是的。

### 托马斯·爱格教授 Thomas Egger

我认为，解读出埃及记的最自然方式，就是按照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和事件的背景加以解读，看它是由上帝在那处境中的代言人和领袖摩西，为从那处境中出来的人写的。在我们这时代，不以那历史处境和那时期为背景来解释出埃及记，这种做法已经变得非常流行，或者说非常普遍。但按照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经典的历史批评学，经典的圣经研究，人普遍认为这故事是一个综合的叙述，基于的资料来源，最早只可能来自大卫王时代的资料，跨越被掳时期，甚至到被掳之后。在我们这时代，现在已经成为学者主流观点的，就是出埃及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被掳之后写的，实际上，它背后的历史处境，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波斯时期，以色列被掳之后的问题，特别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和耶路撒冷以外地主和普通人利益冲突的问题，它是一种妥协的文件……这确实是解读出埃及记的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与出埃及记本身看起来邀请人来解读的方式不同。因此，我认为我们对出埃及记背景的认定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位上帝，如果这位上帝真的深入历史，用大能的手从埃及救赎他的百姓，如果他真的兴起了一位代言人，一位伟大的先知对他的百姓说话，那么对我来说，当时他百姓的伟大代言人会把这记载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叙述看到的，这就很容易理解了。

###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当然我们知道，在摩西时代之后还有编辑的工作，例如创世记讲到以色列有王之前的地方，当然还有申命记中摩西之死的记载。我们知道在摩西时代之前就有资料来源，但看起来它的实质内容是在摩西的时候汇集起来，这有几个理据，我可以讲一讲。一个理据就是，申命记的结构与摩西时代赫人约的结构吻合度，远超出与约西亚时代和其他时期大多数约的结构吻合度。另一个理据是，如果你看创世记第一部分的结构，你看到亚当、挪亚和亚伯拉罕，每个人都由一段家谱连接起来，有十代，最后是三个儿子，把哪一代记载下来，这是有选择性的；它没有包括家谱中的每一个名字，因为家谱往往并不这样记载。但你也注意到，每一段家谱都有一个祝福；上帝祝福他们。基本上他对亚当和挪亚说，要生养众多，然后对亚伯拉罕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们的家谱都有

一个诅咒。“蛇和他的后裔要受诅咒。”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咒诅你的人要受诅咒。”但在挪亚的时代，是“迦南要受诅咒”。尽管是含做的事，但迦南才是受诅咒的人。那么，这对哪一代人来说相干？特别是对准备进入并夺取那地的一代人。反复强调迦南地，关于这地的应许，这对准备进去夺取这地的一代人是有意义的。但它甚至镶嵌进了第一轮故事的叙述结构当中。

## 问题 8:

### 摩西写创世记的时候，他有哪些原始资料？

#### 赛普恩·顾琪恩达博士 Cyprian K. Guchienda

摩西写五经的时候，使用了几种口头传统，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以口传的方式传讲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他在一个口传这些故事的社会里长大。所以他有这些内容。不像今天的社会，我们更依赖书面的事情，他们已经完善了口头传统，超过我们今天能传承的。我们已经完善了写作，所以我们成了书面记载的俘虏；我们要检查。但是对他们来说，故事讲得对，而且不时检查和再检查……所以，特别是我来自的非洲传统，有一些口传的传统从一代传到另一代，因为没有把这些传统写下来的选择，所以只能口传。有检查机制，确保传的正确，受到保护……这就是圣经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上帝的启示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犹太人的情况。它受到保护，得到检查，得到正确传递，因为他们没有书写这种奢侈的安排，可以让他们回头去检查。这是他们听到这启示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保护这启示，让它可以得到正确传递。

#### 迈克尔·葛罗道牧师 Michael J. Glodo

我们有理由认为，摩西写创世记的时候会有重要的口述传统。很明显，他并不在事发现场，观察所有相关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有书面资料，他经常对这些资料进行论证，给出上帝的历史版本，但又超过其他书面历史。但想想看，例如，圣约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多么重要，强调对许多世代的人的祝福，割礼的圣约标志要代代相传信心，这首要家庭责任。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具体原因让口述历史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在古代世界，普遍来说，口述历史非常重要，即使不是超过，至少也是与文献历史同等重要。因此，只要我们加入对上帝默示的考虑，思想上帝监督了摩西的写作，那么相信摩西主要是依赖口述历史，这就没有什么问题。这让我们摆脱了一些机械式的默示观，仿佛上帝只是对摩西口述要写下的内容，因为我们看到了摩西的个性，作者的影响，摩西的文学风格，这些在创世记都有体现。

#### 大卫·塔磊博士 David Talley

当摩西写下我们所说的“太古历史”，就是创世记开头那些非常古老、古老、古老、古老的故事时，很明显他必须使用某种资源。因此，我们思考创世记这卷书，特别是它的结构时，有一个特定的希伯来文单词，是用在书里面，就是 *toledot*，可以翻译为“这些是某某的世代”，或者，“这是某某的历史”，

“这是某某的故事”，整卷书都用了这词。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本书中走出来，我们就明白这些可能是摩西能接触到的个别故事或石版记载。书中没有向我们解释这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但这些很有可能是他使用的历史文献，然后，通过来自上帝的默示话语，他能够将这些聚合在一起，编写出上帝对创造的看法，上帝对堕落看法，上帝对洪水的看法。对照所有其他古近东文献，上帝利用这些已经被人掌握的文献澄清事实，叫人可以明白这是生命的起源，这是在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 问题 9:

#### 摩西是否使用任何书面文件，当作五经内容的资料来源？

##### 艾丽卡·摩尔博士 Erika Moore

我们说摩西五经的“基本上摩西是作者”。我们是否要设想摩西坐下来，亲手写下一切？或者在五经当中，是否有他使用书面资料的例子？我认为有的。如果你去看创世记 5 章 1 节，我们得知这是亚当家谱的书面记录，所以看起来摩西在这里确实在思想摆在他面前的某种书面文件。后来在民数记，记载的是前往摩押平原的旅程，民数记 21 章 14 节告诉我们，“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他引用了这叫作“耶和华战记”的事情。现在，我们并没有任何这份记录的现存抄本，但看起来摩西写五经的时候确实有书面资料供他使用。

#####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你思想……在德语圣经和其他传统当中的摩西五经时，要思想的这问题……我们必须把他想成是一个文学学者，写下这部有权威、令人敬畏的文学作品，五经，你必须记住他的背景。我们以为我们对了解不多，但是你开始分析和检查我们掌握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确实了解相当多的内容。这是一个在新的王国时代，在埃及的皇室和贵族当中养育成人的年轻人。这就像……是一个帝国辉煌的时代。我是说，这是一个伟大学术、伟大艺术、伟大文化的时代。而摩西是其中一部分。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尤其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事情，与美索不达米亚重要的文化联系。在当中，你看到有法典，你看到有这些传统，伟大的法律和秩序的传统，汉谟拉比法典，苏美尔法典，所有这些都他的时代之前，在他出生前几百年就有了。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有文化关系，有联系。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文本和资源。因此，当他受到圣灵默示，开始将起源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有苏美尔人的洪水故事，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洪水故事，他有所有这些文本，这些传统，但在这里，他用笔，或用墨，或他使用的任何形式写作，他有一个独特的视角，这是来自独一上帝的一个视角，事实上，发生一场洪水，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传统部分正确。有一场普世的洪水。有一个上帝如何从起初创造万有的创造记载。但现在，由于他有来自创造的上帝耶和华的启示，而这来自耶和华的启示是一个关乎荣耀、辉煌、恩典和律法的启示，他有正确的看见，这就



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是的，他作为埃及的学者有机会获得资源。但是，他得到的那特殊启示，那特别的启示，给了他一个独特的看法，因为上帝确实让一场大洪水发生，但这有一种道德的支撑，支持着这大洪水。你知道的，这不是突然之间上帝对人类勃然大怒，他就发了一场大洪水。不，这是有原因的，而且这原因符合他的救赎计划。所以，这就是摩西掌握的书面资源的背景，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背景，埃及的场景，所以我们面前看到的有一种可信感。

### 问题 10:

**摩西五经反映了一种比摩西时代晚得多的希伯来文形式，我们是否应  
对此感到不安？**

#### 哥顿·约翰逊博士 Gordon H. Johnston

例如，摩西五经，特别是申命记的希伯来文，反映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耶路撒冷方言的古典希伯来文类型。我们所说的“古典希伯来文”，是指早期王朝时期，即被掳之前时期的希伯来文，而说“耶路撒冷方言”，是因为人在耶路撒冷说和写希伯来文的方式与北方的撒玛利亚不同，它更多是一种南方方言。不过，这不应该困扰我们，这应该是出自比摩西晚的时代，因为我们在申命记末尾确实看到两首歌：申命记 32 章的摩西之歌，然后是申命记 33 章的摩西遗嘱。这些歌反映了，似乎反映了比作为整体的书卷更早的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些早期的事情。现在，这卷书的叙事结构，或者说其余部分，是摩西对祭司的讲道。这些讲道中的希伯来文，可能已经从摩西时代更新到王朝时代的语法。问题是，那么，为什么在书结尾的这些歌没有在语法上更新？从抄写的文士的做法来看，他们倾向于，他们倾向于不修改诗歌；他们不会去碰诗歌，因为诗歌的结构更不寻常。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例子，可以看到他们在语法方面更新了叙事。他们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有的语法更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其中一种语言，即与希伯来文相近的一种古代语言，就是赫人的语言。我们看到有一些文士的例子，他们会把早期书写的赫人语言文本，在语法上更新为后来的赫人语言形式。因此，法律汇编，即赫人铁列平的法律，它最初写于主前 1600 年左右的旧赫人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人一直把它抄写下来，但在主前 1200 年左右，赫人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有一份非常相同的文本的抄本，但语法、词法、赫人语言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它更多是来自主前 1200 年。这可能非常类似于我们在希伯来文圣经看到的，发生的摩西时代五经的情况。我们知道文士这样做了，实际上在申命记和摩西五经的其他部分，有几个词是出现在后来希伯来文当中特定词的早期形式。因此，我认为其中一些早期的词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表明这卷书作为整体出于早期。大多数形式得到更新，但仍然有一些早期形式嵌入在文本当中。

**布莱恩·罗素博士 Brian D. Russell**

摩西五经在实质上反映了摩西，反映了摩西带领上帝子民走向应许之地时所写的内容。但如果你学习希伯来文，并且研究摩西五经，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中的希伯来文实际上反映了一个较晚的时代。这让一些人感到困扰，但我想要说，这其实真的不应该让人困扰，因为这意味着什么是跟从耶稣的一个关键部分，最终就是我们相信的事情是可以翻译的。我的意思是，就拿耶稣来说，基督教是唯一一种宗教，它的文件——我指的是新约圣经——不是用它的创始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使用的语言写成。耶稣会说希伯来文或亚兰文，而它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因此，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圣经是可以翻译的。研究许多其他宗教，他们会声称你必须真的去学习原文，你只能以这种方式真正理解这宗教。你可以想想其他宗教，比如古兰经，你必须学习阿拉伯语，他们甚至说穆斯林……古兰经的翻译是不足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摩西五经得到更新，这就证明上帝希望我们能够阅读他的话语。那么，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更新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在约西亚时代强势出现，他领导改革的时候，人们找到了一本律法书。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祭司以斯拉，当他回来，和从被掳中归来的上帝百姓一起做工时，圣经说他读了妥拉。因此可以推测，他随身带着摩西五经，正在阅读。所以，也许书在他的时候已经更新。但问题是，语言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上帝的话语保留原来的内容，这一点很重要。但好消息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摩西五经表明，上帝的百姓已经摆脱旧有的文字形式，确保这些文字能继续向人交流传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应困扰我们，我们而是应当感恩，福音随着时间推移可以翻译出来。

---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学注释系系主任及教授。

**罗伯特·奇颂模博士 (Robert Chisolm, Jr.)**,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教授及系主任。

**唐·柯来特博士 (Don Collett)**, [美]三一事奉学院，宾州圣安布里奇校区 [Trinity School for Ministry in St. Ambridge, Pennsylvania], 旧约助理教授。

**托马斯·爱格教授 (Thomas Egger)**, [美]协和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 [Concordia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 释经神学助理教授。

**迈克尔·葛罗道牧师 (Mike Glodo)**, [美]改革宗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 圣经研究副教授。

**赛普恩·顾琪恩达博士 (Cyprian K. Guchienda)**, [美]达拉斯高地园长老会 [Highland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in Dallas, Texas], 非洲教会发展副主任。

**哥顿·约翰逊博士 (Gordon Johnston)**,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研究教授。

**卡罗·卡明斯基博士 (Carol Kaminski)**, [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教授。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圣经研究系主任和汤普森教席教授。

**大卫·蓝穆博士 (David T. Lamb)**, [美]圣经神学院 [Bib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副教授。

**艾丽卡·摩尔博士 (Erika Moore)**, [美]三一事奉学院 [Trinity School for Ministry], 神圣神学硕士课程主任及旧约和希伯来语教授。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神学杰出访问教授。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教授。

**布莱恩·罗素博士 (Brian D. Russell)**, [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圣经研究教授及城市事工学院院长。

**道格拉斯·斯图亚特博士 (Douglas Stuart)**, [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约教授。

**大卫·塔利博士 (David Talley)**, [美]拜欧拉大学 [Biola University], 圣经与神学研究教授, 圣经与神学研究旧约系主任。

**迈克尔·瓦尔科尔博士 (Michael Walker)**, [美]达拉斯高地园长老会 [Highland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in Dallas, TX], 神学家。

**莱瑞·沃特斯博士 (Larry J. Waters)**, [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圣经博览教授, 及神学院学术期刊《圣书馆》主编。